

唐人小說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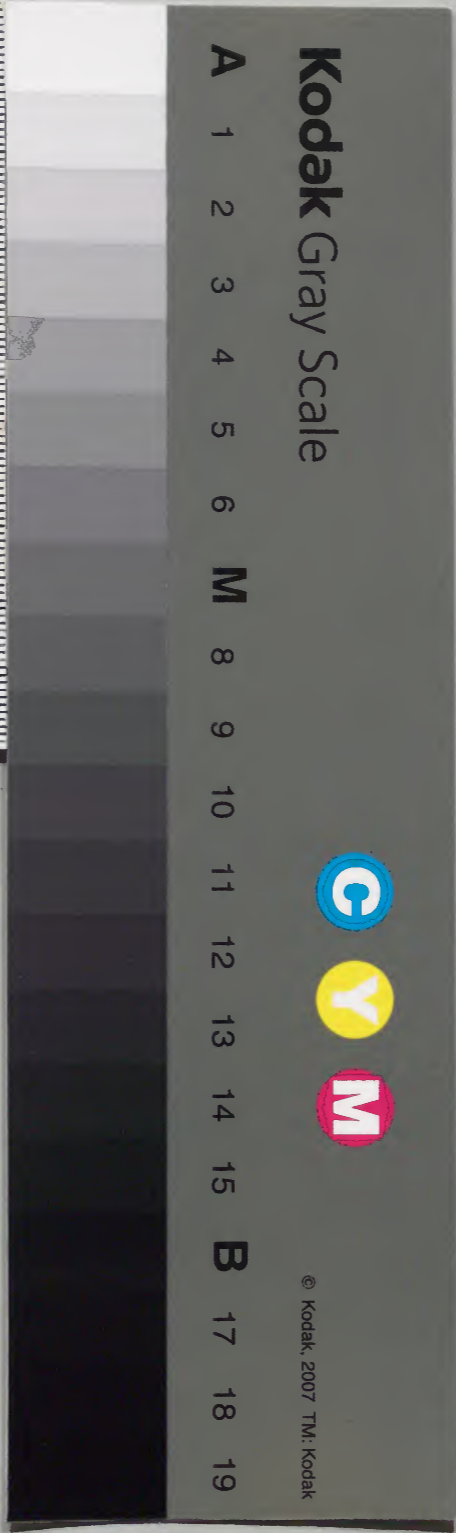


前定錄
開天遺事

漢書門			
三	一	六	七
二	四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六	七
七	二	四	一
函	冊	架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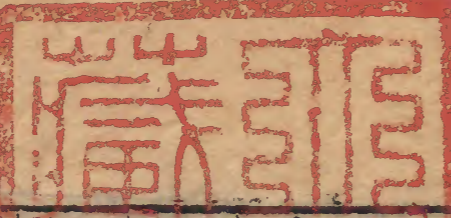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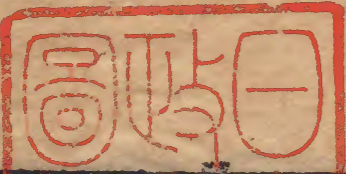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7	
冊數	24	(7)	
函號	371	8	



前定錄序

淺草文庫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
 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
 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于老死
 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顛遇迷方
 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
 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
 在我明矣大和中讎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
 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



前定錄序

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崇文館校書郎鍾輅序

前定錄目次
鄭虔 裴諝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林
張轅 龐嚴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温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韋泛 陳彥博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延陵包隰 沙門道昭

前定錄目次

- | | | |
|------|------|-----|
| 鄭虔 | 裴諝 | 劉邈之 |
| 武殷 | 豆盧署 | 喬林 |
| 張轅 | 龐嚴 | 李敏求 |
| 韓晉公 | 張宣 | 杜思温 |
| 李相國揆 | 薛少殷 | 袁孝叔 |
| 馬遊秦 | 韋泛 | 陳彥博 |
| 陸賓于 | 王璠 | 柳及 |
| 延陵包隰 | 沙門道昭 | |

前定錄目終

前定錄

唐 鍾輅纂 張遂辰校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固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

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其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汗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

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平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

候謁謂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謂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謂謂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謂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

而莫敢發問謂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畱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叅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矢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

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卽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仕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吉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

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旣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

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开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楫讓而坐時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

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爲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盟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鬻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

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
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椽以
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在巡官
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整屋令比部員外郎
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
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
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逼

於知已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
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
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
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
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
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
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
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
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

前定錄
之夫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
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旣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
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
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
者求娶吾欲許之如何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
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
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
視之卽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
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
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
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
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
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
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
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
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亾矣其
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旣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旣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旣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座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旣出彥莊謂生日他

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勅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權筦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口兩季之俸支牒

前定錄
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
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
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
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
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
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
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
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
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
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
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
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
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
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
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
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鬼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卽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

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慄紫或綠色旣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

前定錄
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
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襍秩之間明年客
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
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
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
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
伊亦贖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
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
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
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
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
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
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
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
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
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

前定錄
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

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

前定錄
嘗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
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
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
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
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
每登臨宴往往得興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嘴中
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閒泛

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
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
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
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
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
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
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
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
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

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襍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家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霸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日君無怏怏自此

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
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
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
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
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
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
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
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爲
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

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
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
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
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
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
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
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
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
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

前定錄
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亾於長安崇儀里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卽鮮于叔
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鏤雞子
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
中叔明曰某欲立事和尚何爲救此人方乃迫而出
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闔者入白邊巡聞
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亾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色
少殷時新婚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
居西曹汝旣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所於西
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
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
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
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
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旣得歸人間願
知當爲何官見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

前定錄
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

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附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蹙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丸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

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御名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

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不語數日而卒、
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畱之書、猶餘半軸、
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証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亾、乃
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画一蛇、而盤照中矣、孝
叔之叔、修巳、元和初爲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吏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
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
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庭光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

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
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猛棟之間、
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
改會昌縣爲照應縣、光庭以舊無照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
誌之書、則如言爾、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
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

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覓、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

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

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
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
昭耀如金字彦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
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彦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彦博見之歛
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
彦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旣晤獨
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
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

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
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
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日視榜卽果如夢中焉彦
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
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
聲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
寶歷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前定錄
上一宿明日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
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
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
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
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
於靖宮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憇于從孫聞
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
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
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給之曰

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
爲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
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
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
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
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邵賓于名
在十六卽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
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論其意及

前定錄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遞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旣至三日畱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誌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椽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醜醜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于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

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
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
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
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
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
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
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
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
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

鬼乃獻歛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
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
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
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
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
位若綦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
中呼其名時甌甌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
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
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

前定錄
三五
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
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
永訣矣言詞悽愴歛歛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
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
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貲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
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選泝舟於隋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
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
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於上若廢井然而一僕
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
文曰宥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
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
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
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

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
 曰張氏以資廕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
 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
 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
 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
 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
 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
 邈後舉不第從所知于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
 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賓者因得疾服媪黃氏之
 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前定錄終

藥而絲絲滿黃刃本志以國主河城出戰是時女也

開元天寶遺事

唐 王仁裕纂 陶宗儀輯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内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
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
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
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

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筋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筋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初救荊州三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

馬

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撻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

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木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

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
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
伏歿於地僧以水嚙之須臾如故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
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
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
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
見帝因立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
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
專寵遂不復此戲也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
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

開元大寶遺事
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正欲納爲婿

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付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卽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弁私通情

開元天寶遺事
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弁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弁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弁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追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

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稍之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功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臘而膩似脂而硬不

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也。

夢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饑魚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為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為饑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藥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木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睨，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

合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
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
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嚙聲
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
過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
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
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
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泊至國忠使歸
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
致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

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彫成燭跋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

故目爲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後因名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爲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

開元天寶遺事
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鞵金鞞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當川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裯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裯何銷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於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即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擡昇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依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州人也方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

開元大寶通事 十三
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
遂拂衣長往歸遯於嵩山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
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
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
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
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
又于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爲
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鑿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蔥
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
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橫窻飾以雜寶綬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窻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禍福

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

斯為國寶不隊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移春檻

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而便即歡賞目之為移春檻

冰山辟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形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纈者其驕貴如此也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麵蠶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頌與李又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陣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

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磁硃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

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卽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逸名

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

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足失則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在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縣妖破膽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

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鷓鴣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

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頌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視席間每天欲雨卽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頌以此常爲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開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

時人無不愛羨也

冰筋

冬至日大雲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為
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回
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
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
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
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
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
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
安子弟多誦諷焉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
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

開元天寶遺事 三十三
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
一時卽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
因月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蘇頲
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
以御花親插頰之巾上時人榮之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

結爲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
者爲勝名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關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
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
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亦多之亦汗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巡廳或有所忤立便叱罵為衆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銷寇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為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寇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飲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

人號為歇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睠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名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瞻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粧識者以為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索鬪雞

李林甫爲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羣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鬪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鸞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日視堂中有雙鸞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鸞曰我聞鸞子自海東來徃復必徑出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茂有音耗生灰存亾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鸞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鸞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慙慙憑鸞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鸞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鸞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鸞遂泊於肩上見有

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鸞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燈婢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鬪花

長安王士安春時鬪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遮

開元天寶遺事 二十一
相插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
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
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
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
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
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
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噉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
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口置座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也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卽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走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

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容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名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獬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獬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洩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弋

獵必置之於駕前帝日之為浹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鈿鏤小舟戲翫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梨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梨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

為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為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姦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切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園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為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負廊廟霜毫生領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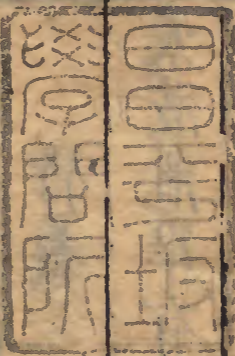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閑步於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觀此可以為鑑諸親王皆唯唯帝呼為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凍筆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天寶遺事終

